

子史精華

子加
426
25



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釋道部三

道上

長年長心長德管子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掃除不潔管子

虛其欲神將入舍以求養生管子以此知象乃知行節欲管子

萬物不害管子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管子

不和管子不生管子虛心實腹弱志強骨老子是

長壽老子無名天地之虛心實腹弱志強骨老子是

長壽老子無名天地之虛心實腹弱志強骨老子是



子史精華 卷一百九 釋道部 道上

之治一其一一其一一其一一象帝之先老子吾不知誰之子橐籥老子

大地之間其猶一一乎守中老子多言數窮不如一一谷神老子一一不死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根見不自生故能長生久天地所以

能長且久者以其載營魄抱一老子一一能無能嬰兒

見天門開闔老子一一能為雌注天門夷希微老子視之

聽之不聞曰一搏之不得曰一致虛極守靜篤老子一一萬物並作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一一曰見素抱

其復歸根復命靜靜曰復命一一曰常知常曰明食母

朴老子一一少私寡欲未孩老子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老子我獨異於恍惚窈冥老子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

人而貴一一其中有象十分一分其中有物一分

中有精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一一曰一一曰寂兮寥

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道法自然老子王法地地法天善閉

老子一一無闕健而不可開注善以道開安平太老子往而不

情欲守精神不知門戶有關健可得開安平太害一一注

治身不害神明則無名之樸老子化而欲作吾將下士大笑老子

身安而大壽也鎮之以一一知子守母老子天下有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知子守母始以為天下

亡一一聞道一一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知子守母始以為天下

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一一塞其兌閉其門老子一一

其復一一其一一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

兌濟其事骨弱筋柔而握固老子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

終身不救整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長生久視

老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

道使精氣不勞五神

不苦則可以長久

三氣

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

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

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

三六六

子華子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之日中

謂坎離獨幹乎中氣

子華子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

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

子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一其專精之名曰太

元棲三陽之正氣於一其專精之名曰太

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

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一也

太初中氣

子華子

子元者一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

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

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

故一之謂專二之為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

也凡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

大庭恂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日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

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

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一

功同立於元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

焉是謂三才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網萬有以

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

一天一帝一

也道得之謂之一

謂之一

有——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
 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
 萬物相渾淪也無為之職列子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
 而未相離也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
 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
 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
 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
 味者未嘗呈皆——也
 列姑射神人列子
 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也
 列姑射神人列子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恨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怒為
 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
 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
 無天惡物無疵
 仲聖為臣見乘風而歸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
 癘鬼無靈響焉
 上見乘風而歸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
 子進二子之道
 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
 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

我乘風乎心凝形釋骨肉都融潛行不空蹈火不熱列子列子問
 關尹曰至人

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純氣之守
 見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列子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

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揮斥八極列子夫至人者上
 闔青天下潛黃泉

神氣不變處石如火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枋燔
 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

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
 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奚道
 而——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
 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
 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無
 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

焉而不竭而不知其真宰莊子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所由來此之謂真宰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一而持

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真君莊子其遞相為君臣騎日月莊子

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真君乎其有一存焉騎日月王倪

日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汜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

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一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

無變於已而况參萬歲而一成純莊子象人役役聖人愚菴一

利害之端乎參萬歲而一成純莊子象人役役聖人愚菴一

以是相蘊天倪也則是何謂和之以一曰是不是然不然若果是

異乎不然寥天一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一注安於推

也亦無辯寥天一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莊子瞻彼闕者夫且

心知鬼神將來鬼神來舍見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莊子若然者

舍而况人乎鬼神來舍見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莊子若然者

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

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息深深見息踵上可傳而不可受

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其息深深見息踵上可傳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見莊子天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一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莊子一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地生而不為久長西王母坐乎少廣莊子一得之一

於上古而不為老西王母坐乎少廣莊子一得之一

登天遊霧莊子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整萬物

莊子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謂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

不為巧此所遊已刻雕象形見廣成子千二百歲莊子黃帝立

不為巧此所遊已刻雕象形見廣成子千二百歲莊子黃帝立

不為巧此所遊已刻雕象形見廣成子千二百歲莊子黃帝立

年令行天下聞一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
 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
 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揖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閑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
 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履
 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
 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
 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
 處其和故我修身一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
 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
 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抱神
 以靜見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見守一處和見與日月
 參光與天地為常見解心釋神莊子莫然無魂上僊莊子天下有
 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閭千歲厭明白入素無為復朴莊子夫
 世去而一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明白入素無為復朴莊子夫
 世俗之間者沙將固驚耶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莊子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問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中聖人 采真之遊 莊子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不隱 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

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 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莊子吹呶呼

出也古者謂是 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 道引 見守神 莊子純素之

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守而勿失與 為一 以恬養知以知養恬 莊子古之治道者

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為也謂之 知與 棄事遺生 莊子則形不勞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矣 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 鞭後 莊子善養

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生者若牧

羊然視其後 遊於物之初 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

者而鞭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 扁然而

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 萬物自古以固存 莊子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以死生方

合為巨末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 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

物蓄而不知此之謂 內捷外捷 莊子天外獲者不可縲而捉將

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衛生之經 莊子老子曰能抱一平能勿失乎能無

諸已乎能條然乎能侗然乎能見子乎見子終日嗥而嗑不嘔

和之至也終日操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

在外 見子 上 嗑不嘔手不掬目不瞋 上 發天光 莊子宇泰定

也 天

均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鬼入天成莊子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

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七年而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

大妙毋易天生毋散天樸鵠冠子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不淫於外

也韓非子上德不德言其外景內景荀子故濁明

禁重呂氏春秋黃帝言曰聲色禁精氣之集必有入春秋

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明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實

明齊其大寶呂氏春秋凡事之本必先治身用其新

此之謂電為鞭策雷為車輪上游霄霓下出無垠淮南子合雨

真人師灑道風伯

掃塵以抱德煬和淮南子古之真人

至優游而萬物雜累焉執臣雷公役奪父妾必如妻

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洪

織女廉而從敦園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

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太帝之居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

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六十四步二尺六寸上

有木禾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

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

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

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

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

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陔貫渤海人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

東南陔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

道部 道上一百九釋道部 道上一

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厥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一

疏圃懸圃

見上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

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

視虎顧

淮南子真人之所游若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

蕩而不失其克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

與物為春

見幻化之事九百有

餘抱朴子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

輿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

粉漬金為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一按而行之無不皆効何為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

風駟雲軒抱朴子仙人路炎颯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龜息

子仙家象

與天相畢延壽無極

抱朴子仙經曰服丹守一還精胎息之法又

至道要

名神効鬼

抱朴子又神仙集中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

仙地仙尸解仙

抱朴子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中士遊於名山謂之下士先死後脫謂之

咽九華咀六氣

抱朴子於雲端於丹霞還丹金液抱朴子余考覽養性之書

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

九丹抱朴子非凡人所當聞見

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碧石水一鉢作

汞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沉

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置猛火

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

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

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

子史精華 卷一百九 釋道部 道上

塗足可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之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曰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曰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曰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曰伏丹服之即日仙也又辟盜賊虎狼第九之丹名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不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問不可得而害之矣

丹華 見神

丹柔丹寒丹 見

石人水居梁母火化 抱朴子

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

正機平衡飛龜授祿 抱朴子靈寶經有凡三篇皆仙術也 **紫文金簡**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閔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禹將仙化封之石函見顧影含歡漱流忘雀銜之殆天授也

抱朴子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味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

石熟如芋子 抱朴子又有引石散以方寸七投一斗白黃也

裳子 抱朴子或思脾中神名名乘龍駕虎簫鼓嘈嘈抱朴子侍

士甲卒 鹿盧躄 抱朴子若能乘躄者可以周流天下不

日虎踞三日
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
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
龍虎

躡見
上謫守天廚
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
流霞

一杯
歸家家人問其故鼻口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
其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

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
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豈是真貴處也仙人但以

一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
還今當更自修積

乃可得更復矣
眼有方瞳耳出長頂
抱朴子若今吾亦將控飛

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
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為學之所致哉
唱

吸寶華
抱朴子爾乃浴神大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
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則堂飛元始

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
於五城瑤鼎俯變藻禽仰鳴塊華擢頰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

宮潛九光於洞房宴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
交經履躡乾兌召呼

六丁
見
抱朴子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十不審此山
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出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

絕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細編神意並遊玉井泓遂灌漑匪休
百二十宮曹府相留離坎列位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

金玉嵯峨醴泉出阿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
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

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
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

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
六甲行廚室
抱朴子淳漆不沽者服之

或以大無腸公子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
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

毛女
抱朴

子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遠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

入海求仙

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

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三神山見羨門高誓

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二年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

不死之藥

史記秦始皇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

形解

銷化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僞

克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

金銀宮闕望之如雲

史記封禪書自

仙道依於鬼神之事

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一為一未至一却

老方史記封禪書是時李少君亦

丹沙化為黃金

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

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一見止

黃金成以

食巨棗大如

瓜史記封禪書安期

史記封禪書於是

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

天子又刻玉印曰

老父欲見巨公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一牽狗言吾一一一已忽好

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

樓居 史記封禪書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冀至一焉

石閭 史記封禪書一者在太山下陞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史記

老子傳李耳 本師河上丈人 史記樂毅傳樂臣公學黃帝

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

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

西為曹陽子織阿 史記司馬相如傳一驂乘一為御注漢

相國師 史記司馬相如傳一之倫暴於南榮注索隱曰韋昭云

倥佯 古仙人姓倥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

寸方眼能行 靈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一燕於閭觀注郭璞曰

逮走馬也 靈園 靈園淳園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園眾

仙號淮南子云騎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一宓妃之

飛龍從靈園是也 青琴 徒注索隱曰伏儼曰青琴古神

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載玉女而與之歸 嚙咀芝英 史記司

傳一 芝成宮闕 史記淮南王安傳又使徐福入海求神

兮幾瓊華 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

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

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一

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

獻海神曰以令各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

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

廣澤止王不來注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按薛綜曰振

子童 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見 獻令名男子振女 上 枕中洪寶

苑秘方 漢書郊祀志大夫劉更生獻淮南一不終 漢書

子史精華 卷一百九 釋道部 道上 古

志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

見穀仙

漢書郊祀志又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

先鸞鶴醮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之術也按此王莽事

之域者也聊居之術也按此王莽事

藏適神漢書王吉傳吸新吐故以赤精子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

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祠老子用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下教我此道

郊天樂後漢書祭祀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龍文廟為壇飾淳金鉞器託身於月後漢書天文志注張衡靈設華蓋之坐也

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大昌姮娥遂

是為合金沙白後漢書郡國志注荆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嶺嶺

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太平清頌書後漢書襄楷傳初順帝時瑯室即

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

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能作五里霧後漢書張楷傳性好道術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子史精華 卷一百九 釋道部 道上 左

優亦能為
三里霧
後漢書周磐傳
神養和不自榮利滑其生術
毀壞房祀剪

理姦巫
後漢書樂巴傳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
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

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葉君
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
人也顯宗世為葉合喬有神

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
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網

張之但得一隻烏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每當朝來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

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
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

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
雙鳧
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
見天下

乃為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書華陀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他
學普依準他療多所全濟他語普曰人體欲

玉棺
見五禽之戲
後漢書華陀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他
學普依準他療多所全濟他語普曰人體欲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能生
譬戶樞終不朽也是自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能經鴟顧引挽

腰體動諸關節求難老吾有一術名曰
鹿三日能四日後五日鳥亦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

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
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壺中老翁

後漢書費長房傳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椽市中有老翁
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

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
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

玉堂嚴麗古酒甘肴衍其中共
摩挲銅人
後漢書荀子訓傳時
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

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
城見之與一老翁共
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
矣
青牛師
後漢書甘始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
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

高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

而行之君達號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山圖

後漢書西南夷傳荏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荏都縣其人皆被

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畧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

人所居焉投數萬斤金於海魏志華佗傳注辨道論曰甘始語余

作金前後數四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

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

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神仙稟之自然見石室素

書晉書嵇康傳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

往取輒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中見一卷上還呼康

不復見石髓上見心絕穀詢並有邁世之風俱上修黃

術老之葛仙公晉書葛洪傳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

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內學見煉丹

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句漏合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

祈壽晉書葛洪傳以年老欲以上還上聞交阻出丹求為

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天師道晉書何克傳下時

獄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郊情及弟曇奉

一而克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一氣干息晉書許邁傳初採

議之云二郊詣於道二何佞於佛藥於桐廬縣之桓

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

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餘一永

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聊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

各元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義之

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遺義之書云向山

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

道者皆在焉義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登巖茹芝見

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上

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見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晉書殷仲

堪傳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一煮白石晉書鮑靚傳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

甚取白石煮白羽扇畫水而渡晉書吳猛傳年四十邑人丁義

食之以自濟服細石子晉書單道開傳常衣麤褐或

急猛不假舟楫以一觀者異之一服細石子贈以給服皆不著不畏寒暑

書夜不臥恒一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如蟬蛻晉書

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開傳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初弟

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潯太守與

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影五

如生香火丸器猶存法一法師業行殊羣正當一耳一

斗米道晉書孫恩傳恩字靈秀瑯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

一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

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破

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破

魚得瓜刀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宋書樂志駕虹

九疑歷王門濟天漢至崑崙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游

渾元若疾風游歛飄飄景未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

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移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

見絕人事游渾元見參駕六龍游戲雲端宋書樂志淮南八公

上絕人事游渾元見參駕六龍游戲雲端要道不煩

乘白馬西行宋書劉懷慎傳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

而末出火毒亮取井華水服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一

將數十人出關一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按亮手自書章宋書羊欣傳素好黃老常飲符水見柱下

劉亮一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見柱下

經二濠上篇七

宋書謝靈運傳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騰剖表見

散之全樸救

宋書顧愷之傳神仙所序顯明修習齊疆燕平厥驗未著

已穢於道術

李暉董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

之徒

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

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

若士神中琴高道外

子安

袖輕羽以衣風逸元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邊日以飛柯嶺四峯以蹴

月事黃老道解陰陽書

齊書顧歡傳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且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術多效驗質而精實而抑簡而幽道教精非龐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

路易遵此二

山中養鼠

齊書杜京產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

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

蘇生騎龍處靜駕鹿殊庭之客帝鄉之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烟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導泉

以周旋配此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僮

佺時髣髴其遙見

北燭神女見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

亦往往而有焉

景傳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

有養生之志謂人曰

三茅君

陶弘景傳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

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得道來掌此山

故謂之

太山錄事

茅山

南史沈僧昭傳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

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

幽司中有所收

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為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

子史書

卷一百一十一釋道部道上

池亭蛙鳴聒耳王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日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日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日教分判如此

有邊事

見勝意作此州南史齊始興王鑑傳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

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來一莫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呼一部勝散髮黃衣南史梁宗室昂傳徵意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

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

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

惟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鷺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

子往往有效造者克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印樹樹枯南史顧歡

對以為妖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弟子鮑靈緩門前有一澗水服

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即一死

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

南史鄧郁傳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

十餘載唯以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

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

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

郁日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

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日求之甚勞得之

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魏夫人見青鳥既來期會

至矣

見上飛丹

南史陶弘景傳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硃曾青雄黃等後合

帝服

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色如霜雪

見上

一眼時方

南史陶弘景傳年逾八十

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

歲弘景末年八十有八而

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

釋道部四

道下

家人筐篋中物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

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

之教袁生所謂不可揚於王庭也

神中錄圖

新經

魏書崔浩傳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寇謙之有

餐玉法

魏書李子

預傳歷祕書令齊郡王友出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

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乃採訪藍田

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

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

餘多 神王之宗飛仙之主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

惠人 京為 下在紫微為 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

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峩眉教帝警於牧德大禹聞長生

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

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為教也成蠲去邪累

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

光妙有靈洞之說 見 天官章本 魏書釋老志及張陵受道於鵠

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

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

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

也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

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 化金銷玉行符勅水 見 仙人博士

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

魏書釋老志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

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 立仙坊煮鍊百藥封

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

猶將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

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

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灑掃民 家而鍊藥之官仍為不息久

之太祖意 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 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

少懈乃止 史讚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少修

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興不知

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觀其姨兒與形貌甚彊力

作不倦請回賃與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辣田謙之樹

下坐算輿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為看

此 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 憚

然自失興謂謙之日先生何為不憚謙之日我學算累年而近

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與日先生試隨

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測興之深淺詩師事之興固
辭不肯但求謙之為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
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合謙之絜齋三日共入華山令
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
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
當有人將藥來但得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
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
生
得久留明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
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月中有叩石室者謙
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之引入至興尸
所興歛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壩城人王胡
兒其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
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怪而
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為
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興乃仙者適滿而去

仙人成公興見雲中音誦新科之誠魏書釋老志謙之志
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

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
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
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
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
一一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已來不傳於
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
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
之以服食閉練使王九疑人長客之等十二人授謙之服氣導
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
其術
牧士宮王魏書釋老志奉常八年十月戊戌有收圭師李諧
文來臨嵩岳云老君之元孫昔居代郡桑乾以漢
武之世得道為一一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
萬里有奇蓋歷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為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

萬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以授謙之作誥
日吾處天官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為竟蒙其
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
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
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
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官散官
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
曰錄圖真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論之法
能興造克就則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
難但令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
脩身練藥學長生之術即為真君種民藥別授方銷練金丹雲
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
真書曹趙道覆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
夫自與世禮相準擇賢推德信者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
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官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日
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

殷時得道牧上之師也牧上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
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子與羣仙結
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
了謙之具問一一告焉
嵩岳所統廣漢平土萬萬里授謙之

見恒岳仙人北齊書由吾道榮傳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
人為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

水禁咒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
是人謂道榮云我本一一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

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植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
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

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
開心符北齊書吳遵世
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

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一一
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

玉篆秘蹟元文周書武帝紀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
有理極幽元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朴散

形氣始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
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
先賢典訓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嶺守積礫者悟
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嶺守積礫者悟
渤澥之泓澄天書隋書經籍志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
不亦可乎天書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
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畧與佛經同以而天尊之體常存不
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
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
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
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
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
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
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一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
心眩目雖諸天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隋書經籍志天
仙不能省視

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辨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
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
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
品則年近故今一歸於仁愛清靜積而脩習漸致長生剖環隋書經籍志其受道
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次授三洞錄次受洞元錄次受上清錄錄皆素書紀諸天曹官
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箓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
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金環一并講贊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贊
以錄授之仍一金一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錄緘而佩之
其潔齋之法有黃錄玉錄金錄塗炭等齋為壇三成每成皆置
繚菴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
入於繚菴之中魚貫面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
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繚菴之外謂之齋客但
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
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

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麩餌幣物
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
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多有
愈者又能登刃入火而焚勅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熱而又有
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記云自上
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錄年代既遠經史無
聞
上章見漢時道流無上天官符籙之事隋書經籍志推尋事
迹一一諸子一書之
一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
一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於句容
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脩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
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
是思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
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
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
道月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
士謙曰佛日也一一也儒五星
故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

也
跨石梁而去隋書徐則傳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
日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

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眾妙法體自然包涵二
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
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元怡神虛白餐松餌木棲息烟霞望
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
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
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舉
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
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
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踰望披雲則謂門人
日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
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
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
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日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元
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棲隱靈岳五十

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
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
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
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但化猶
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樽餘衣詎
藉墳壟但杖錫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
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
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日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
後
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望赤城而待風雲遊
玉堂而駕龍鳳見全真舊唐書高祖紀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
門驅馳世務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守一守一是謂元
尤乖宗旨神仙不煩妄求舊唐書太宗紀十二月壬午上謂
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
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

之還至沙邱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女冠舊唐書則
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
天皇後紀夏四月令釋教在道尹喜故宅舊唐書明皇紀陳王
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尹喜故宅府參軍田同秀上言
元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
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發得之乃置元元廟於大寧坊
置博士助教舊唐書明皇紀莊子號為南華真人文子號為通
人其四子著書改為真經崇元學賜名摘盈舊唐書明皇紀王
士讓號及實各一員學生一百人真公主先為女道
封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舊唐書憲宗紀八月乙
日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
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
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於方士
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

疾不救古詩云——誠哉是言也君人金

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承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

錄道場舊唐書武宗紀帝在籓時頗好道術脩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等人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

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兩卷老子一軀天

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舊唐書辛替否傳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

尊舊唐書辛替否傳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視——無欲無

營不損莫知甲子舊唐書張果傳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天

不害壽善惡元宗令算果則愕然——其——

飲堇汁舊唐書張果傳元宗謂力士曰吾聞——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

日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傳墮齒之斷復寐良久

齒皆出矣舊唐書葉法善傳詔曰故道士鴻臚員外粲然潔白金骨珠光置越國公葉法善勝氣絕俗貞風無塵

外篲——內應斯乃神仙宗伯舊唐書王遠知傳父曇選母

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

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之——也太上元元皇帝

唐書高宗紀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先天太后唐書武后紀

——縣人宗姓給復一年追尊老子母

為——道舉唐書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置崇元養和唐書李

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後得杖端有氣如煙宋史方技

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傳秦州民

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名之者以杖引行

——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食飲音樂交奏

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

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其言

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霞裾雲袂鞵鯉轡龍宋史夏侯嘉

人於巖之際一為一為一冰膚雪肌金玦玉珮浮邱三茅上

羨門斯實其對彼一一之賢一一之仙乃吾之肩也

清元史世祖紀以一一山一一四十三代黃金神仙符命元史

紀鑄一一一一一印賜三山符錄元史張與材傳大德五年

掌全真教道士苗道一也西王母其狀如人一一

正一教主主豹尾虎齒蓬髮戴勝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

領一一一一一崑崙九井帝之下都之墟方八百里

是司天之厲及五殘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一一以玉為檻

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十洲東

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聞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元

洲炎洲長洲元洲深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一一乃人跡

所稀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延之養神芝東方朔

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書記之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

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

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

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

者齋草以問其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

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一一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

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

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風俗

似吳人山川如中國東方朔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

人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

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

也反魂樹却死香

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

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官第北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

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釋道部 道下

因名之為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
名為一一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
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合可
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為震靈丸或名之為反生香或名之
為震檀香或名之為人鳥精或名之為一一一一種六名斯靈
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
薰死人更加神驗
閩風元圃金臺玉樓
東方朔十洲記崑崙號曰崑崙
在西海之戎地北海之亥地去
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而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
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
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
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
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一
一巔其一角正西名曰一一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
角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一一五所一一十二所
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

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
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瑤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
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
紫水汚衣過虞淵湔浣
郭憲洞冥記東
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出氏女夷年一百歲顏如童子
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捨而養之三歲天下
秘識一覽閣誦於口居常指搗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
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
歸何以慰我即朔曰兒至紫泥海有一一一一仍一一一一
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瀟衣竟
暫息都崇堂王公節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元
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
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
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
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
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

食吞氣已九千餘歲日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
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代毛
矣

飴丹霞漿飲元天黃露見捶虎見脫布於樹布化為龍見

洗髓五伐毛見負五嶽真圖郭憲洞冥記李克馮翌人也自言三百歲荷草畚

帝禮待之亦號負圖先生也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郭憲洞冥記孟岐河清之逸人

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
以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行地無迹郭憲洞冥記郭瓊東

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謁帝焉郡人也形貌醜劣而

意度過人曾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坐神龜郭憲洞冥記黃

畫眠眼不開帝聞其異徵焉安代郡人也為
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以記數
日久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

舉體皆赤冬不著裘廣二尺人問于坐此龜幾年矣

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龜

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

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夜暝時轉見腹

光通外

郭憲洞冥記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

夫為朕言乎朔日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

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
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

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亦名洞冥草帝令判此草為泥以塗雲

名照魁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欲在草中隔紅泉不得渡郭憲

記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狎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

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

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數下

地食此草義和欲馭以手揜鳥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

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落地下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業邀臣入雲端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黑玉銅鏤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日縷雲枕又薦蛟毫之白褥以蛟毫織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折蝦鬚為杖郭憲洞冥記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棲息之處馬丹嘗後棄杖而飛鬚化為丹亦在海傍玉女投壺東方朔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恒與一之嚙噓矯出而脫快不接者天為之笑生不知老與天相保焦氏易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為門為尸嚴遵道德指歸論老子之作也行者危殆利居善喜

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纒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關居此迄於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啟其中有百餘顆如菡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鏹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甚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日可以食矣渴取鏹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渴豐飢復日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倘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日勿憂此去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駉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虛僕射耽味元默思覩異人有道流

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
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
章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
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
杯他皆**叱白龍**杜光庭錄異記鄂州黃鶴樓前江中云有羅真人
無食也叱白龍人神言是羅真人曾於鄂州化見頭為雙髻年
可四十餘於民家傭力未嘗言語忽一旦郡中大設於眾中叱
責一人令其速去此人驚懼拜謝奔入樓下江中眾皆異之大
守問其所以答云此一者江中一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
之遣去太守疑其詐試請一見白龍驗其虛實此人與太守登
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暝白龍即見長數百丈眾皆見之尋復遣去**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
于齡葉萬椿鳴九臯修三田岑一峯杜光庭錄異記淮南王安
好神仙之道海上方士從
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王曰高山遠降何以教寡人問
其姓名答曰我等之名所謂

駭地迴日駐流役使鬼神鞭撻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變化
之事無所**白曰判陽夜判陰**杜光庭錄異記袁起者後漢時湘
不能也**白曰判陽夜判陰**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
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身居赤城**
有驗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名在絳闕**邵博聞見後錄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
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張邦基墨莊漫錄世傳呂公得
授道於子微白曰仙去**賣墨**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
傳者僅百首往往一世間毗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象
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寒韡直入邵惡之掩卷
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
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墨一丸曰此墨價十千一坐皆笑墨
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日抵暮復來當知
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
子史青崖 卷一百一 釋道部 道下

日影相耀邵惋恨 吸初日光蘇軾仇池筆記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

龜蛇無數每且輒引首東望燕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

十齋趙德麟候鯖錄少遊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仙家

猶人間九錫也與蛇虎雜居數十年顏鬢不少異陸游南唐書陳曙傳

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

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

曙必自外來凡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

之不肯起後徙居醉岳陽鄭景望蒙齋筆談余記童子時

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

而去其一云朝遊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瞻氣窟

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

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

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巔過洞庭見負笈賣藥如

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韓康伯王楙野客叢書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泗者於會稽郡

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已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

作相去綠毛覆體王楙野客叢書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

未遠也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水仙王楙野客叢

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冢墓記亦曰馮

夷者弘農華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為見吉人之津譚子化書大人體物知身體身正一虛一虛也太

知神體神知真是謂釋道部道下

子史書

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
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
伏虺役五星之精譚子化書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
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為珠玉之房譚化書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灑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舍所以收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
藏魂藏張仲才文始真經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如白璧陶宗儀輟耕錄釋如黃騎鶴化陶宗儀輟耕錄王氏守素錢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庵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

方外者流謂借鶴陶宗儀輟耕錄道家者流為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一仙一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鶩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烟直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甚為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浴室有光昱然圓如初日陶宗儀輟耕錄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嘗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奇術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一久之不見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一人在碧落侍郎林坤誠齋雜記沈羲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種項刻花劉斧青瑣高議韓退之賜之後授官為

朝服日湘... 上擁出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
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日憶花上之句乎公
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

朝服日湘... 上擁出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未幾退之言佛骨貶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
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日憶花上之句乎公
詢其地乃藍關嗟嘆久之為續其詩載集中

子史精華卷一百十一

靈異部一

神鬼上

流於天地之間

管子... 謂之鬼神 祥使 管子鬼神 役使鬼神 管子

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
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元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
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
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 而愚者信之
管子昔... 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
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 清商
... 不可得泉注 慶忌於螭 管子故溷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
清商神怪之名 慶忌於螭 管子故溷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
之不絕者生... 慶忌者其狀若

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一蠅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繫此涸川水之精也長尺而人物具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關然止睽然視援弓將射引弓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俞兒以道泣天下其鬼不神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輔道德者天與之地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助之鬼 山水鬼神 墨子曰古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神輔之 者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

天鬼 生者理之必終 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歸其真宅 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 歸其真宅 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

入門返根 列子黃帝書曰精神其 今蟻氏二子 太形

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雖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

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一厖朔東一厖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注形當作行 操蛇之神見化人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一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蝼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臃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楮望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統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

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日日獻玉衣日且變物形易人慮上委

薦王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蛇莊子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

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土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濫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

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

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

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魍魎躍之西北方之下

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邱有皋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

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

乎霸桓公戰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

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沈有履竈有髻 戶內煩壤雷霆處之 見倍阿

魍魎 見沈陽 上方皇 無命有命 無鬼有鬼 莊子莫知其所終 若之何其也

注吳秘曰靈壇鬼神之神抱朴子按易內戒及赤松子司過之神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

有犯輕重以奪其算隨人所神降於莘國語十五年有王問

對曰有之國之將與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

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

觀其政德而國語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

均布福焉鬼道言順矣倍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

亦不祥犯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

阿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于公懼

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器

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蓍收刑神見神叢戰國策應侯謂昭王

也天之刑神也大事官成刑神上神叢曰亦聞恒思有

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

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

求之遂弗歸五日而藉神三日見陽侯戰國策塞滂舟而輕

叢枯七日而叢亡君史記秦始皇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

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登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

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

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

赭其瀉池君史記秦始皇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

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

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

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見白帝子史記漢

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高祖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

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姬為不誠欲答之
婦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諸從者曰老嫗夜哭見如蒼犬史記呂后紀三月中呂后被還
蓋畏之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
意為崇高后遂病掖傷光輝若流星史記封禪書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史記封禪書從東南來集
於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殿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陳寶見八神史記封禪書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各山
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
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
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
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
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梁
六日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

斗人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瑯邪瑯邪
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
異小鬼之神者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氣成五采若人
焉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若見五人於道
冠絕史記封禪書文帝出長安史記封禪書聞其言不見其人
北史記封禪書文帝出長安史記封禪書聞其言不見其人
史記封禪書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
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
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嶧山君地長史記封禪
禮置祠之內中史記封禪書嶧山君地長史記封禪
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
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史記封禪書用牛武夷君用乾魚
陰陽使者以一牛今史記封禪書用牛武夷君用乾魚
祠官領之如其方史記封禪書用牛武夷君用乾魚
武夷君史記封禪書見陰陽使者史記封禪書八通鬼道史記封禪書
靈異部 神鬼上

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一之於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竈鬼史記封禪書齊人少翁以鬼神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容禮禮之神君書法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一書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史記作書疑傳寫之誤聞若有言萬歲史記封禪書遂東幸緹氏禮登中岳當道野人史記趙世家簡子出有人辟之不去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諫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

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爾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上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宣室前席史記賈生傳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上既罷曰所以然之狀見長桑君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史記扁鵲傳少時為人舍長舍客一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問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

靈異部 神鬼上

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

耳靈之下若風馬漢書禮樂志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

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兩股裔裔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慰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且承靈億富媪

漢書禮樂志后士昭明三光注張宴日媪老廸嘗漢書禮

母稱也坤為母故稱媪海內安定富媪之功耳樂志登

成甫田百金馬碧鷄之神漢書郊祀志或言益州有

鬼襄使持節火祖漢書五行志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

而求之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呂順天時救民疾帝嘗則有祝

融堯時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配祭火星故曰或食

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士商祖契之曾孫代闕伯五帝漢書魏相

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傳東方之

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瞰室漢書揚雄傳高明還帷坐而步

士茲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廼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合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白衣老父

後漢書光武紀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

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在道傍指曰弩力

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凡千

任光開門出迎注老父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猶有祠堂

五百一十四神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續漢書曰制郊兆於洛陽

壇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

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壇重營皆紫

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為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
北斗在北道之西外營中營——高皇帝配食
焉北郊在洛陽城北四里方壇四階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
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后從食皆在壇下中嶽在未四嶽各
依其方淮海俱在東河在西濟在北江在南餘山川各如其方
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服色於是迺正

地理羣后從食山川各如其方

見伏閉

後漢書和帝紀六月己酉初令——盡日注漢

官舊儀日伏日萬鬼行

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伏日萬鬼行

見桃印五色難止惡氣

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
禮呂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蠱鍾呂——長六寸方三寸——書
文如法呂施門戶代呂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菱言氣交
也般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
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 葦菱螺首桃更
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呂——

神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
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子皆赤幘皂製執

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
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
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
衛乘輿御前殿黃門合奏日振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偃
子和日甲作食蚘腓胃食虎雄伯食魃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
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蠱凡使——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
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儺嚙呼周徧
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關
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雜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
儺人師訖設桃梗鬱薹葦畢執事陞者 後者為糧 見東陵聖
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後者為糧 見東陵聖
母 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為妖閉
獄桎梏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以其處為廟祠號曰——

後漢書郡國志注三齊記曰南有蹲犬山似

犬蹲有神劉寵出西都經此山山犬吠之寵

日也松子亭神後漢書郡國志注襄陽者舊傳曰有

所杖撞地輒成井後漢書郡國志注荆州記曰縣南十里有

測俗傳云有金人援之餘靈後漢書馬援傳注武陵記曰壺頭

有蛇如百斛船大竈神形見後漢書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

至孝有仁思臘日晨炊而子方者

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北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

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臘日薦黃羊見竈神黃衣被髮後

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名禪字子郭衣一夜子

從竈中出知其各呼之可除凶惡且市猪肝泥竈令婦孝

郭見神數下言後漢書瑀郭孝工傳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

官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邱嶺榆五江有子胥神後漢書張禹

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子胥如有神知吾志在理察枉

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神知吾志在理察枉

訟豈危我哉女魃後漢書張衡傳游光後漢書馬融傳導鬼

遂鼓禱而過方相驅厲疫走蚘祥捐罔救葛陂君後漢書費長房傳汝南歲

兩拂柳天狗縹墳羊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

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

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

卽成老鼈大如車輪頭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主

札以地上鬼神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

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一 靈異部 神鬼上

符日以此...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
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破顧視則龍也
鹽水神

女 後漢書南蠻傳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君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

輒來取宿且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

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

姓皆 光景時時出見 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蛉縣禹同山有碧雞

臣之 褒碧雞頌日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票碧之雞

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

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日碧雞光景人多見 黃衣拄杖 魏志三少

之前漢音義日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着

傳汪魏氏春秋日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日司命使吾召子畿固

請之童子日今將一君一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

至此二十年矣 遺婢相聞 吳志吳主傳初臨海羅陽縣有神

乃言之其日而卒 自稱王去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

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幼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

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

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 石印三郎 吳志三嗣主傳江表傳日

山川 與其神 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

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

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

神有 聞車馬聲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

五以兵死後問寢者為誰日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 即僕

所生兒何在日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 便

便是鬼 晉書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辨每自謂此理足

容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

作色日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 於

是變為異形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須臾消滅

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 辭致深遠向曉

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 **蔣侯** 晉書王悅傳悅少侍講東宮歷

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 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

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

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

忽見一人形狀甚偉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 也

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

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 **朱衣介憤歛板** 晉書陶侃傳嘗如廁

救者言訖不見悅亦隕絕 見一人

一日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 **罪福不虛** 晉書王坦之傳初坦之

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 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

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

已死 皆 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劫經列首垂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 上經 智者見其

經劫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

儀萬物 **通乎數紀** 見 **一如麋鹿** **一如鴻雁** 嚴遵道德指歸論其

敷矣 上 次情無所樂性無所

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識仁又不識

義無有典禮守其真幹 不在憂喜亦不離

亂若盲若聾 **王子登** 班固武帝內傳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

無所聞見 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

帝愕然問之 我嬸宮玉女 也乃為玉母所使從

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

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

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

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

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

召還使領命 **紫蘭宮玉女** 見 **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見 **仙靈方目**

祿真靈官也 上

可得瞻盼

班固武帝內傳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

一否王母出以示之

三光陸沈

魏伯陽參同契內以養已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

其兌築固靈株

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未可持一者以掩蔽世

人莫

魏伯陽參同契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

知之

魏伯陽參同契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

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黃輿

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鍊

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

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壯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問先液

而後凝號曰一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

若明窓塵擣治昇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合致完堅

炎火張干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除候視加謹

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

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然稱還丹粉提以一九刀圭最為神文

武見刀圭見陽神日魂陰神月魄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

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為度魂魄所居

情主營外築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翁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

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

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

類如鷄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骨弱可卷

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若飴

肉滑若飴見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魏伯陽參同契耳目口

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

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證驗以推
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
堅強排却眾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
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往來洞無極沸
沸彼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流珠金華魏伯陽
汚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魏伯陽
太陽一常欲去人卒得一轉而相回化為白液凝而至堅
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關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
迫促時陰首尾武中問文魏伯陽參同契圖三五寸一分口四
拘畜禁門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
垂溫陰在上陽下奔一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
調勻陰火白黃芽銀兩七竅輔翼人瞻理腦定昇元子處中得
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情性純却歸一還本元善愛敬如
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遠復幽元若達此會
乾坤刀圭霑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
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

仙君錄天黃芽見居月之旁其寒悽愴王克論衡曼都好道學
圖號真人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

家間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
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一

日不飢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
河東號之色如桃華三輔黃圖漢武帝內傳曰曾女生長樂人

日斥仙初餌胡麻乃永絕穀八十餘年少壯
一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五彩囊

女於廟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

盛柏葉露三輔黃圖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
執食之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時

祈禱常致氣於關荀悅申鑒隣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
焉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

氣短者其息稍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
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一是謂要術

存吾春

荀悅申鑒夫物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

而巳矣 太陽之草名曰黃精

餌而食之可以長生

張華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

太陰之草名曰鈎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民皆付西王母

張華博物志老子云

青牛車過關

皇甫謐高士傳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

尹喜望氣先知焉

隨老子二百餘年

葛洪神仙傳老子有客徐乃物色遮候之

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合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

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

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大元清生符與汝所

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

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大元真符立出於地丹

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

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元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 假借父象

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

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 隱遁仙人 葛洪神仙傳白石先生

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性喜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

比人聞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

人呼白石先生為 叱石變羊 葛洪神仙傳

汲於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黃初平者丹

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

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

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
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
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
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
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
羊在耳兒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一曰羊
起於是白一皆
為一數百頭見東海三為桑田葛洪神仙傳麻姑至蔡經舉家見之入拜王遠遠為之起
立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
淺於往日會時畧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嘆曰聖人皆言海
中行復去三尸葛洪神仙傳必欲長生先八公葛洪神仙傳漢淮南
揚塵也王劉安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
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
密以白王王使闢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
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

鼎氣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貫
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鈞深致遠窮理盡性乎
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遠
致其身且欲一見王籬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
耶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
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蹠而迎
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雞鳴天上犬吠雲中葛洪神
之香進金玉之凡執弟子之禮公使劉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曰昇天時人傳八公安臨
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
也黃櫨簡青玉函葛洪神仙傳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
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
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間不死之要道
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
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合神上士為之勉
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於是陰君裂

子史詩經 卷一百一 釋道部 道下

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
書之封以一一之一一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
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一一書合為十篇付弟
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
神仙傳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中散大夫譙國嵇叔夜甚敬愛
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
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
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一一流出一一
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熟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
飯嚼之亦然烈合數丸如桃大用擣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
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墮瑋
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
葛洪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
治病亦不取錢重一一之一一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
得十萬餘株
鬱然成林
米成眞珠
葛洪神仙傳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侄
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

日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一一皆一一
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唾盤成魚
葛洪神仙傳樊夫人者劉綱妻也庭中兩株桃夫妻
各呪一株使相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
外綱一一中即一一鯉一一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
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
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
繫虎牀脚
見青牛道士
葛洪神仙傳
人以繩繫虎於牀脚下
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遇魯生女授還丹訣及
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內鬼怪物
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禦皆不能害
簡松
于寶搜神記
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一一之一一
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
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服松者一一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于寶搜神記前周葛由蜀羌
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為羊

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緩山緩山多
桃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
曰
生羽毛騰青雲
干寶搜神記淮南王安好道
術設厨宰以候賓客正月
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日吾王
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
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授琴而絃歌日明
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
一兮升
一兮一
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青鳥銜符白羽畫江
干寶搜神記吳猛潞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寧性至孝遇
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
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日南湖有舟遇此風道
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日數未盡當訴之
於天遂臥屍傍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
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

過訖水復餌飛魚
王嘉拾遺記仙人窳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
觀者駭異
更生故窳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渠灼爍
千載舒百齡
貫月挂星
王嘉拾遺記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
暫死
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
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
周而復始名日
查亦謂
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
以漱日月之
玉帳高會
王嘉拾遺記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
光則如暝矣
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麋曳丹
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
耳出於頂瞳子皆方
王嘉
一
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
記老聃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
乘鴻鶴或衣羽衣
一
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
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
玉牒金繩
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
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
經垂十萬言寫以
一
編以
一
貯以玉函老子日更
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存五千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 釋道部 道下

言見血清骨勁膚實腸輕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

可得遂乎肅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如

冰雪行如處子

升降遊往無窮此

芝田蕙圃 王嘉拾遺記崑崙山第九層山形

為上仙之人也

漸小狹下有

羣仙種

金堂玉女 王嘉拾遺記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

於山

斧柯已爛朽 虞喜志林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

頂

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

鄉里已非矣

金鷄玉犬 任昉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仙處

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

酈道元水經注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

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

酈道元水經注昔邑人班邱仲居冰側

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屍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

之仲被裘從而誥之此人失怖叩頭求哀仲曰

子晉控鶴 酈道元水經注又發側

使來甯北方人謂之謫仙也

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

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

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

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為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

能忍寒暑 酈道元水經注

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矣莫能

桓譚新論稱元

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

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

變色臥於池臺上暝然自若夏大暑日

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會而返

酈道元水經注昔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

長房從之因而自退同入此壺

道下

一 一 一 雖能役使 **乘赤鯉魚** 酈道元水經注趙人有琴高者以鬼神而終同物化 善鼓琴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 浮遊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 一 一 一 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千萬人觀之留月餘 **賣藥齊市** 酈道元水經注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復入水也 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舉 山上有神象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傍 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滴水來山下呼宗族 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辭遣家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 **鼠乃感激吐腸胃更生** 酈道元水去後百餘年下 一 一 一 也 經注唐君 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鷄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 一 一 一 以月晦日 一 一 一 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

壻鄉故水 問釣車所在 酈道元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亦即名焉 縣西為旋谿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與語谿中子安 一 一 一 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栖其冢 **不談不對** 酈道元水經注東北海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 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土石室也乃往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 一 一 一 顧非已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日濟於郁洲 **竊寶欲示世人梁即化如指** 酈道元水經注尋陽記曰者也 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 一 一 一 以來 一 一 一 化鶴履 酈道元水經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 注鄧德明南

康記曰昔有虛耽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
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一為白一至閣前
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一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
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
監齋一人共綱統眾事而道士脩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
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其
一曰金錄大齋其二曰黃錄齋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
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日自然齋而禳謝復三事
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火抵
屏風上立薰籠上行李蔡鄴侯外傳當其為兒童時脩月戶成
武西陽雜俎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
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復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
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襪物方眠
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

不應復寤再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
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
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子即一數因開襪有斤鑿數事
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日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
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仙位有九段成式西陽雜俎鬼官有
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七十五品
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白誌見
命三品九品七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腹名在璠簡段成式西陽雜俎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闍編郎入
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者目有綠筋名在
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扎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
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齒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
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邱亦仙相也或口氣
不潔性耐穢則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上陰有伏骨名在琳扎
壞元邱之相矣

青書見求者投金環二雙石間段成式西陽雜俎句曲山五

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

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

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五蠟化上品段成式西陽雜俎

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真人用寶劍以尸

解者一之也蝦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

廣一十四分厚三分半抄九寸名于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

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鈞而升十二試見木鑽

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十二試見木鑽

穿盤石石穿得神丹段成式西陽雜俎有傳先生入然山七

此石穴當得道積四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為石段成式西

十七年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

國縣西南有瓜穴符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然有宮宇

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

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二桃兆二年段成式西陽雜俎長白

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

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

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時至元暉

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升樓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

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

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

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硬上樓彈琴留戲者呼

之曰何謂獨球樹下立覺少飢乃以舌舐葉上垂露

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志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

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

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一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
相叩爲一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
一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婉矜辰成式西陽雜俎
治崑崙西北隅以丁脉望辰成式西陽雜俎建中末書生何諷
丑日死三日一脉望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
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
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
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十夜以規映當天
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質因
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流綠渠蘇鶚杜陽雜編處士元藏
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
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風浪
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
月忽達於洲島問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事對洲人曰此乃
滄浪洲去中國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

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
鳳皇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
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
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
奏簫韶之樂飲香霧之醕洲人有久視山山下出澄綠水其泉
闊一百步亦謂之玉井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沒故洲人以瓦
鐵爲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
有四足魚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燦與
真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
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
得在仙家又有強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
沈木也方一吋重百斤巨石鎚之終不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
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東萊
問其國乃是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
皆疎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未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
類黃鵬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銜珠或令授人語乃

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後王詩好酒混俗無拘檢數十年間遍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真常與藏後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遂得其實歸真往往以藏後之異備奏於上上令謁者賫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後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不戴
金莖花不得在仙家
見凌風舸
見日光長數丈飛篆空中可屆

千里
蘇鶚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生於暗室則一一可一一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

纔客一二升縱容滿座而傾之滿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蘖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明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閎別或一未上於上則其上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

能言漢武時事
張讀宣室志開元二十三年秋元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轟然其軀頗

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厨吏炙其脰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何如上曰吾以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且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為暇所獲乎况苑圃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主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十許蓋以

釋道部 道下

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
文字蕪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
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
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
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
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
帝一真所謂至人
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前宵盜與却今日碧空飛
張讀宣室志河中丞
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
鄧太元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苑內後人共掌
之太元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
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曰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
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
曰天上無愚惜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
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且道華執斧斫古松
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

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置一杯木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
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
不移
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
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
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元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
光按視踪跡不誣卽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疋并賜御衣修
飾廊殿賜觀
玉藥院真人降
康駢劇談錄上都安業坊唐昌觀
額名昇仙院
舊有玉藥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
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
七八衣繡綠衣乘馬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
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冲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
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
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合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
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

堵成覺烟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
須臾烟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
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
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至神魂銷眼冷未逢真不知滿
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
觀薜蘿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
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
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
雪時廻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蕊瓊枝滿院春羽衣輕步
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羸女
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
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
康駢劇談
錄
為尚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悞於巖嶂之
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齋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
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

自稱徐伯元

晉書殷仲堪傳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

堪曰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

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

臨荆 予舍西土丘中人 晉書鄒澄傳初澄嘗見一人自稱甄舒

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既舒仲者 天使為

酒藏吏 晉書戴洋傳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 其

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 天上京兆 晉書王矩傳美

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 姿容每出遊觀

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切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

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 知問之答稱 被

使召君為王簿矩意 草木皆類人形 晉書符堅載紀謝石等以

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草木皆類人形 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

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

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老晉書符堅載記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

鬻菴為業嘗負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

云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

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

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十倍償畚值見苑

婦人寓氏宋書禮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

鬼哥子夜宋書

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

家有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

夜三十二壁鎮金一餅宋書符瑞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

其弟子普嚴曰尚皇神告我云江東有

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與將

軍為信三十二壁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

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殿窻戶應聲開

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

後嘗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生也常以非罪見責應賜

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

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

錢二十八文薶宅四角宋書徐羨之傳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

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

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厄厄可以

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

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

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長鬼宋書謝弘微傳時有一

微弘微病增劇輒豫告文宣

劉湛為崇宋書殷景仁傳劉湛與

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景仁素善湛居外任景

靈異部

神鬼上

三

仁引港還朝湛既入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
 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收湛之日
 誅討處分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性
 本寬厚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兒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
 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
 疾轉篤太祖謂不利石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卒
 或云見 **蔣玉出盪** 齊書宋昏侯記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
 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為皇帝迎神像及諸廟
 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光尚禱祀祈福又虛設鎧馬齊仗
 千人皆張弓拔白出 **百穀總神** 齊書禮志稷是 還神十牛
 東掖門稱 **齊書王敬則傳** 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
 并斬諸劫 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
 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啟神若負誓 今不

違誓即殺十牛解神 **不與神牛** 齊書李安民傳吳興有項羽神
 郡必須祀以輒下牛安民奉佛法 著屐上聽事又於

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塚及安民卒世
 以神 **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 齊書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
 為祟 **發靈山圖** 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 **事神謹得美遷** 齊書蕭惠

答曰 弟惠休從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 **賜弓二張** 齊書扶
 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 故 在日南之南其先有女人為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填夢神

扶南柳葉見船率眾欲禦之混填舉弓遙射貫 **摩醯降靈** 齊書
 船一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填娶以為妻 國傳永明二年闍邪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迦仙上表那迦仙

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嘗降於摩耽山詔報曰

具一... 流施彼士憤王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

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羽廟士民名為一甚有靈驗遂

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見識貴臣

皆於聽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被知英主

測所 此中殊吉梁書何胤傳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

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

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

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忽不復見

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歸

然獨 手各有所持梁書扶南國傳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

或鳥獸 自稱少從武帝征伐南史宋孝武帝紀三月乙未建牙

或日月 於軍門是時多不乘舊儀有一翁

班白 頰悉 患腰痛請療南史張融傳東海

其事因使指揮事畢忽失所在徐秋夫仕至射陽

合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

一死雖為鬼痛猶難忍一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

人按孔穴鍼之秋夫知言為鍼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顧吳郡

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部伍尋至南史顧琛傳初琛景平時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

鞭屏諸船云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

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

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

因警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

白馬 方山白馬廟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暉處

廟云 授玉手板南史齊豫章王嶷傳嶷薨後嘗

分乎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一與之謂曰橘

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堯廟重

子史書 卷一百一十一 靈異部 神鬼上 左

去四凶

南史崔祖思傳年十八為都昌合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

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座則是

由是諸雜神並除按監本作唐堯重去四凶神影

有酒色

南史梁宗室猷傳猷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醉祀盡極醉亦所禱必

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狗兒反眾十萬攻

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猷是日有田老逢一騎

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日後

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

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所請無

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見

蛇繞壇

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天監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於廟天井有一長一丈出一祠一俄而注雨歲大豐

中人馬脚盡有泥濕

南史曹景宗傳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

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殿

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

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

鍾離蔣帝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入亦神之

力焉凱旋之後此中有王有相南史范雲傳嘗與

舍曷之妻方產有鬼在南史傳緯傳緯雖強直

外曰時有彈指聲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

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三寸絹丹書日月

祭辭去而復來者百餘日南史蕭叡明傳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臥

字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

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

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平枯桑君南史蕭嬌妻羊淑禕傳性至孝母嘗有疾淑禕於中

復枯桑君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神鬼上若人無患

子史精怪

卷一百一十一

靈異部

神鬼上

六

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

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天女相偶魏書聖武帝紀初聖武帝常率數萬騎用

於山澤歛見輜駟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

問之對曰我也受命也遂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

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

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

為帝王語訖而去子即世祖也故時人諺

日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敘懷高祖曰朕昨

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稱

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

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

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

下徒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

比干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

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干禮畧於嵇紹情

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

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請雨不驗鞭像一百魏書南女

早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祠之楨告虎神像云二

日不雨當加鞭罰遂是月疽發背薨

山雲霧魏書和跋傳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曜

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

訣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

子之清臣

卷一百一十一

一靈異部

神鬼上

七

戲作本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 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被處分為高崇妻

魏書宋穎傳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

然流涕穎且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按鄧氏北史作劉氏執杯酒似若獻酬魏書夏侯夬傳初夬與南人辛譙庾遵江文

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歡饗及夬亡後三月士已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

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還伏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

縮水脈

魏書朱兆傳朱兆榮死也兆

目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眾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侁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日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灑波津令為之十一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

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

魏書劉蘭傳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

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 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湘女

魏書慕容暉傳有神降於鄴

車騎聲從北門入

魏書禮志

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日臣聞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

於太祖廟有... 殷殷輜輶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暗相 北齊書神武帝紀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

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茹

屋將奔人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

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 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日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

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 青衣人拔刀叱 北齊書神武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帝紀從榮徒

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

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

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

陣外士馬四合 北齊書神武帝紀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

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介朱氏軍人見... 蓋神助也 兩齒絕白長出於脣 北齊書武成帝紀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

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遺藜之內忽有車軌之轍 北齊主紀癸丑祈皇祠壇... 城隍神 北齊書慕容儼

和儀同宋蒞等率其部下以鄧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

人可受此寄耳眾咸共推儼岳以為然遂遣鎮鄧城始入便為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

子史壽春 卷一百一十一 靈異部 神鬼上 七

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洪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
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嚴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
一所俗號——公私每有所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
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涌激漂斷荻洪約復以鐵鎖
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
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
神皆從行北齊書陸
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
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
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
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故也
回動輕
漂有異生人北齊書權會傳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
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
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
漸漸失路
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
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遂閱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

是郭外纔
去家數里
白衣人周書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大旱高
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
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
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輿岳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
險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
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
——
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
至旦雲霧四起俄
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隋書韓擒傳隣母
而澍雨遠近霑洽
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
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
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
輿馬自止飄風旋
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
隋書周羅喉傳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
等三州未下詔羅喉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十一
矢所中卒於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
策之不動有——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曰公恨小寇
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
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
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
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弓箭刀劍無故自動
見三童子
隋書
傳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
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
夜有——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
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
指西北道
教果行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十一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十二

靈異部二

神鬼下

此神不欺趙無恤

舊唐書高祖紀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

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
——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少姨廟
舊唐書高宗紀親謁——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賜故王清觀道士王遠知謚曰昇真
水中湧沸
舊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上書忤先生贈太中大夫
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

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

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

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可復得道琮設祭慟哭告欲與俱

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一忽然而道琮又

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畢又沸

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

天帝人帝唐書禮樂志以高祖

配五一太為公呵禦唐書蕭邁傳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

宗配五一太為公呵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邁

姿宇秀偉氣孤峻嘗募李得裕為人保衡才下諸儒靳薄之不

甚齒獨呼邁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撫邁罪由起居

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眠若有人謂曰公無恐

子一遣悅悟俄謂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異之

女祠唐書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元

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唐書安祿

道何妬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日真丈夫哉鬪戰神山傳本姓

康母阿史德為現居突厥中禱子於軋華山虜所謂一室中

一者既而姪及生有光照宮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

光曜見星冠絳衣宋史禮志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

方就寢忽一神人一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

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

復無見命

筆識之

人皇九人中一人宋史禮志帝於大中祥符五年一

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

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語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

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

燭觀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

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

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日吾一也是趙之始

相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

生於壽邶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

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且等皆再拜稱賀即召且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并布告天下有形有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宋史禮志政和三年帝製神應

記略云羽衛多士奉輦武夫與陪祀官顧瞻中天見者駭愕文成聲息

宋史辛棄疾傳謝枋得過棄疾墓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且且祭之

始而舌三疊如餅宋史文同傳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

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日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日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一一之一狀引之至眉間公

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觀紅衣軍來

元史王伯顏傳至正九年遷知福寧州居三歲陞福建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倣擾留伯顏仍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

道偪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刺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眾直壓州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麾下惟白挺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春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為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搯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出血嚙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爾耶賊亦執阿撒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鬪噤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耶我死當為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妾潘氏挈一女為賊所獲亦罵寸斬汝我受汝官耶賊殺之相妾潘氏挈一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觀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呼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一一一一以為偽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

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
 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山海經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
 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
 而一臂搽杖以行是為一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
 菅為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鈴而不糝毛采
 各在一搏山海經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
 四帝江山海經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
 於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
 無面目是識歌紅光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
 舞實惟也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
 所人其氣負神之所司也天吳山海經有神人八首人
 帝之二女山海經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
 相梨橘櫟其草多薺蘼蕪芍藥芎藭

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
 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二八連臂山海經有神人為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

呼為夏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

為物人面蛇身燭龍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

赤色居鍾山下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

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後世為聲響越絕書公孫聖至姑

爾是謁是燭九陰是謂後世為聲響胥之臺謁見吳王吳

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官
 入門見兩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鑿倚吾
 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墻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鋸者
 扶掖鼓小震予為寡人精古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
 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章者戰不勝
 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鑿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

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鐮倚
吾官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官
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
矣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嘆曰
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合我家無葬我提我山中
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
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敗吳師涉
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
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
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
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開燕可以休息大
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
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
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
三呼聖三

應見彷彿之間音兆常在

越絕書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
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

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
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
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
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
十后世稱述蓋神不勝道妖不勝德
劉向新序晉文公出獵前
子胥水仙也
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脩德大夫夢惡則脩官
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
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
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穢不肥
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
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
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

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謂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

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嬰鬼焦氏易林朝生夕死風吹雲却焦氏易林魃為瓦聚焦氏

眾鬼名曰守門破盆毀罍傷瓶焦氏易林貧鬼日一貧鬼

相責焦氏易林無有懼怡一日九結治陰殺偶嚴遵道德指歸論鬼

陰者治養物於陰嚴遵道德指歸論聖人在上故鬼以其

風雨還軍吳越春秋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

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

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

士僵斃人眾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

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日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

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人我之國吾

心又不忍故為以汝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

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

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

越軍遂前湖水伍子胥後重水大夫種吳越春秋越王葬種於

圍吳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降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

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潘侯者也

食虎王克論衡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

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闕百鬼

鬱壘縛以盧索執以念存想所致王克論衡凡天地之

為之也皆人象氣為鬼王克論衡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

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

象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度湖

子史精義

卷一百一十二靈異部 神鬼下

山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

蔡邕獨斷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

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儼以索宮中毆疫鬼也桃弧棘矢士鼓鼓旦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已而立桃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神荼鬱壘二神海中有——之——上有桃木蟠屈二千里卑枝——

太乙之精

三輔黃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

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司命應劭風俗通謹按詩云芄芄械樸薪之慄不悟此人焉司命之周禮禋燎司中——文昌也司中文昌

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襜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立服帶綬滿置官屬應劭風俗通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

惠王子高祖孫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謹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鮑君神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

後稍復如故鮑君神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徑澤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恠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眾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李君令我從此壞傳日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夜叉駒跋

王嘉拾遺記丹邱之地有鬼能以赤馬

魅不能

蛇身人面

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

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吹於前

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

元衣又見一神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

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

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採玉簡授禹長

雷杼常璩華陽國志

有善板祠一日惡子民歲上後帝劉敬叔異苑陶侃曾如廁

人朱衣平上幘自稱云雷取去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

貴至極佩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

日廁神青溪小姑廟中有大穀扶疎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

陳郡謝慶執彈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

衣裳楚楚怒曰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與靈

運交紫姑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本人家

也妾為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

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

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朝產暮

此日迎之神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為此也

食任昉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

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神女擣衣任昉述異記搗衣山一名

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捧珠獻帝前皇帝至東海海神

巖有方石昔有玉女擣練碓於此

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碓

畔有秦皇受珠臺金魚神任昉述異記關中有不雨遣祭天神俄而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十二靈異部神鬼下

生湧泉金魚唐述酈道元水經注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酈道元

躍出而雨降羌目鬼日經注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逕一百餘步自此西南出

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趨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

廣裁三尺餘兩箱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石養父母酈道元水經

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造山川出河酈道元水經注華嶽本

行河神巨靈手盪脚踢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開山

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所謂巨靈巖

巖首冠靈壁流渚上波蕩上岸酈道元水經注建武中造浮橋

山者也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悲鳴則河決

下軌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工沈遂斬匠而還

壁於河明口馳走則山崩酈道元水經注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

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

十里疑卽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也山下鼓動泉流聲絕水竭

常有白馬羣行酈道元水經注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

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則則相束陰

山縣有侯曇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丈居常祈禱則甘

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

泉湧出周用則已見首陽之神有犬狸身狐尾酈道元水經注

公乘至於滄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狸身而狐尾隨平公

之車公問師曠對其名曰者飲酒得

福則微之蓋於是水之鬼見白日酈道元水經注漢光武建武

上也注名曰一作逢君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

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

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

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

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

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
間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乘等皆伏地
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

子 鄺道元水經注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
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焉咄笑

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 **海神豎柱** 鄺道元水經注三齊畧
橋一為之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

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
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

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 **百**

蟲將軍 鄺道元水經注又有 顯靈碑碑云將軍 **村留**

神 鄺道元水經注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
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官故三

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

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北馮翊立之有一百

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

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石

柱橋也舊有 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村留日

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日出頭見

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村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

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

脩之橋三丈六尺村留之像 **聖女** 鄺道元水經注故道水又西

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

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峯駐月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

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

神至於福應 **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 鄺道元水經注山

違方俗是祈 有梁孝王墓其冢

斬山作郭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

萌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

見者似狗所未詳也 酒杯恒澹澹 酈道元水經注風俗通曰秦

兩江漑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

至神祠勸神酒 冰勵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

兩牛鬪於江岸傍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

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緩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

慕其氣決凡壯健 衣苔帶藻揚聲悲歌 酈道元水經注揚雄琴

者因名冰兒也 至孝後母諧之自投江中 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

養親 援琴作子 布裏篙足 酈道元水經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

安之操 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 以三月還鄉水暴長

也 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酈道元水經注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 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

枝江白虎王君 酈道元水經注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

天子微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

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 何不豎豹尾 酈道元水經注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

得日正得一豹母日 分風擘流 酈道元水經注山下又有神

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

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 摘花釣魚皆當先請 酈道元水經注

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 云分風為武擘流為兩 穴在射堂射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

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

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釣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
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
輒取風吹別分隨偃而輪鄆道元水經注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
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微東西
廣二丈許高起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
許則不得過越不偃而輪輒凶往觀者去
時特平暨處君奴不謹盜銀三餅鄆道元水經注王歆始興記
日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
自然恭肅矣上列羅十瓮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悶晉太元
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記
日其夜驅之夢神語曰一
十即日顯戮以銀相備視則奴死銀在矣河伯下林鄆道元水
經注溱水
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岐連山交枕絕
岸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
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水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一
一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

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卽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
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需濡言此似
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桃人茅馬楊銜之洛陽
伽藍記準財
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爲類矣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
嫁更約河內人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
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
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卽變爲一所騎之馬亦變爲一從
者數人盡化爲蒲人女青亭顏之推還冤記
梁氏惶懼捨宅爲寺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五
通柳宗元龍城錄柳州舊有鬼名一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
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
城絕妖邪之怪而覆鼎李德裕柳氏舊聞元獻皇后得幸方娠
庶士亦得以寧也與言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明皇從容謀及說說亦
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者劑以獻明皇得藥

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於殿煮未及熟怠而假寐盼響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明皇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睡

無支奇

李肇國史

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鏢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鏢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鏢於軍山之

攜雙鯉咤於營門

段成式西

下其各日一按今本山海經無 陽雜俎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一 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視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眾疑向 數人運斤造雷車 段成式西陽雜俎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

州山寺中夜伴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窓栴中觀之見一願

得大臣為夫

段成式西陽雜俎旃檀鼓於闐城東南有大河溉

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 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 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為天帝督

使下為地精

段成式西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

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 故 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

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王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壤 子 弓隆執明 段成式西陽雜俎甲子神名 欲入水內呼之 也 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甲戌神名 呼之入

火不驅除大將軍段成式西陽雜俎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
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
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
是段成式西陽雜俎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鬼言三年人間三
日段成式西陽雜俎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
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鶴立於衢見二
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祇揖又曰有
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
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
濕見其姓名分明為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
鵲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
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
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於西座且求其
為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
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
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

水炭冷復冰齒和子遠歸售只衣具鑿楮如期備酬焚之自見色
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蓋一也

如藕絲日中無影段成式西陽雜俎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
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
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聞中哀祈
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搗氣袋耳軍
將乃舉篋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
牆上有青烏子噪即是富
升無縫一攜於一

貴時段成式西陽雜俎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
鎮緇青署懷玉為兵馬使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
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纍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
儕嘆咤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
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一
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

如雀飛集墻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
鬼市
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輦下歲時記俗說務本坊西門是——或風雨曠晦皆聞其喧
聚之聲秋冬夜間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
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
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主三品以上食料**

鍾幣前定錄韓晉公澆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
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
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
主吏曰某——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
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
明且遣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
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
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啖漿水粥明且疾愈思前夕吏言
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昔有籍也答曰
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
季支其不食 **段司農劉海資杖戈執戟相敵**
蘇鶚杜陽雜編朱
泚走涇原而兵士

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
非朱太尉耶偽宰相源休止之日漢皇帝田父曰天不長凶地
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
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
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
見——與朕——苦也時將士聞

者益懷 **神人足跡**
張讀宣室志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
里開業寺有——甚長自寺門外至佛

殿先是闢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
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扇鑄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
顧望久之而沒闢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日以夢白於
寺僧眾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
使驗之果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
如其言 蘇名巫視于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
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
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撒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

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卽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同疾愈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卽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解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王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捺公因命出已之籍按捺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捺曰某一布衣耳無飢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捺驚曰——且——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捺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

擁嬰兒魂

張讀宣室志吳郡仕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者乃——也生——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懼遂疾回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嘆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喬見沈約范雲

張讀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

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

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生平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我友人——僕射——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嘗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我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明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我逝今令謁君因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為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而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

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權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為蔡公鄧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上帝責蛟螭所見喬話於親交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上帝責蛟螭詞張讀宣室志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而飲者輒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戍及子雷電方息明日往視

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
鮫鱷之血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
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
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
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
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
鱷魚天公卑殺牛人王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
——之——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常有二物狀如猿攫出入寢與無不相逐
康駢劇談錄通事舍人郭鄴罷櫟陽縣尉
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盼蠻間——
以青衣碧衣——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鄴俱
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
之俱爲警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
絕一夕處於靜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
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鄴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

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
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鄴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
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鄴
既興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
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鄴有表弟張生者爲
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驕驍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
坊王氏於古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伴倚頓然
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
之炫服冶容造次莫週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
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
筵爲懽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卽安品子善歌是日
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
輸其門每懽洽酒酣畧無所恡繇是治
何似當時惜酒康駢劇
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賈
談錄咸
通中有中牟尉李鄴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
每見人銜杯酌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簷廡之

下忽有田父立於楊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庭劣
 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
 悉無所觀謂鄰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為
 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眾欲遣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
 兩壺俱盡牀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鄰曰
 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惓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州刺
 史親召李鍾離大王杜光庭錄異記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
 人寬衣大袖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
 生而說之
 語曰我——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
 沂流而上即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
 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
 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異記廣都縣有——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必
 加顯驗或為人毆擊或道途顛蹶由是遠近畏而敬之縣人楊
 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
 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

以歸路俄有巨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此至其家二十餘里雖
 狹橋細路略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鄰里之人尤驚異之 岳

神迎天官 杜光庭錄異記進士崔昇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
 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

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以
 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迴又避之然後徐行隨
 之有一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也
 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
 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
 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遽引相見欣喜異常即
 留於下處逡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
 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於生供
 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
 見其表丈人顏色憔悴衣服縵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却似
 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過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
 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

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求誠願為述
 姓字若得南山紫神即粗免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去離幽
 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言罷復下
 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
 亦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
 表丈人所告求之侍御曰紫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敷水橋
 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
 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出牒補署俄
 而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齊整生因出門相賀
 紫神沾泪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
 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
 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
 相贈須臾紫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歛
 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回
 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
 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

宗正王大

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楊相國

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
 以弘農近有復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
 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
 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榮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
 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
 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合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
 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有朱衣天吏控
 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
 中尉暴染十神沈括夢溪筆談——太一一日太一次日五福
 脚疾而殂太一三日天一天一四日地太一一五日君基太
 一六日臣基太一七日民基太一八日太遊太一九日九氣太
 一十日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
 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
 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在廊廡甚為失

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子亦領太史時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基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 鍾馗始於開元時沈括補筆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痞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幘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履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腳雙足乃捉其小者剝其目然後擊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痞苦頓瘳而體益壯乃召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睜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痞得犯之果有觸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口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有同成

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合畫工摹楊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一一之象觀此題相記似一一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眾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 福慶 何遠春渚紀聞政和二年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裏表二百幅當為作一十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日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於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於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鞠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中臨視乃書一十字與前

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

邵博

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聞見

後錄近李西美帥成都士陳甲者館於便齋夜月色中有

一衣婦人數輩一前一中甲殊不顧有甚麗者誦詩舊

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

記宣華又小雨簾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

醉何處無情枉

斷腸忽然不見

綵舟婦人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知誨先娶吳功

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

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

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過一有漸迴視之

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因遺繡

履日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

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

知誨

暴卒

黑牛衝突越兵

馬令南唐書柴克宏傳常州有隋末陳果

仁嗣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

及戰有

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為武烈大帝

衣黃半臂舉手障

西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

丈夫

馬按喬

陳喬

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間

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

蒼王

語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釀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

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

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

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

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

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有現冥霧四合卒大恐引去閭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禱輒應西山

十二真君

陸游老學庵筆記

各有一詩

笮頭神

老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

斬與其妻亡命焉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

人家雷槽中湘湖間謂雷為笮天將且有扣笮語之曰君夫婦

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

乃世世奉祀謂之

四金甲人王明清揮塵後錄曹功顯

今參政照隣乃其後也

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

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見者見

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眾雖不見然莫不

麻胡王楙野客叢書

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

烏野七神王楙野客叢書

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

家養烏鬼說者不一

沈存中筆談緇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鸕鷀四說

不同惟洽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

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

人衣黑縑白蠻則婦人衣白縑又以驗洽齋之說劉禹錫南中

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

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

烏蠻鬼見

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

郭象睽車志泉司幹官陳子永泳每夜用釋氏法誦呪施食仍

焚尊勝呪幡數紙常宿鉛山驛舍中夜有婦人立牀前叱之云

無恐我來從官人耳許之忽不

碧衣赤幘引臂登雲

見明日祝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

唐年補錄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始見一

人

日天名汝行雨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

隊各有五方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樓深室囊匱之內纖細

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兩隊而一隊于小項餅子貯人

二史精要

卷一百一十二 靈異部 神鬼下

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末謂

牀婆子

會三異同話錄崔大雅

之乾雨兩皆在前風車為殿

內降撰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

在翰苑夜直玉堂忽有

舊案可據甚以為窘忽思周丞相為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邀

過院中請問云亦有故事但如常式皇帝遣

某人致祭於牀婆子之神曰汝典司牀簀云

總錄邢大尉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

安甚切得薦橋門王瓌大尉宅纔得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

索索如蟹行聲

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屬

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

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

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為信蓋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

証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輿備無不備履夜寢於正堂寂無

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宇之美始盡室徙

之徙之日物怪即見家人閨幃問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溇髮

無所間斷至盡感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未安國在

德清亟遣招致為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

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井同

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

人無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錄大醮拯拔之吾當為主行使

趨然受生不與鬼為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

醮筵餼之夕置龕架上羃以布悉召滯魄集於中宋約刑親昇

至前馨力不能舉但覺龕內

訖事用八健卒負

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

今平

秘閣閑話司書鬼曰

除文呼

長恩

其各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力小地卑不能興

致雲雨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太平興國五年秘書丞安德裕知

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於髣山神祠方注香神自幃中

冉冉而出古服峩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為懼遂

訴愆亢之災答曰某堆阜之神也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恨

主者之所密候兩信必先期奉報言訖而隱安是夕夢神日雨

靈異部

神鬼下

三

侯甚適只在來朝及期大樹干盤塘江水仙陶宗儀輟耕錄揭

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之

多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渚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

忽中流一櫂潮近舟側中有素粧女子歛衽而起容儀甚清雅

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

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

之淫奔者幸勿見却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

生日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是奴家郎

若爾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

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祠墻垣皆葺

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

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

士可知神女

之言不誣矣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十二

